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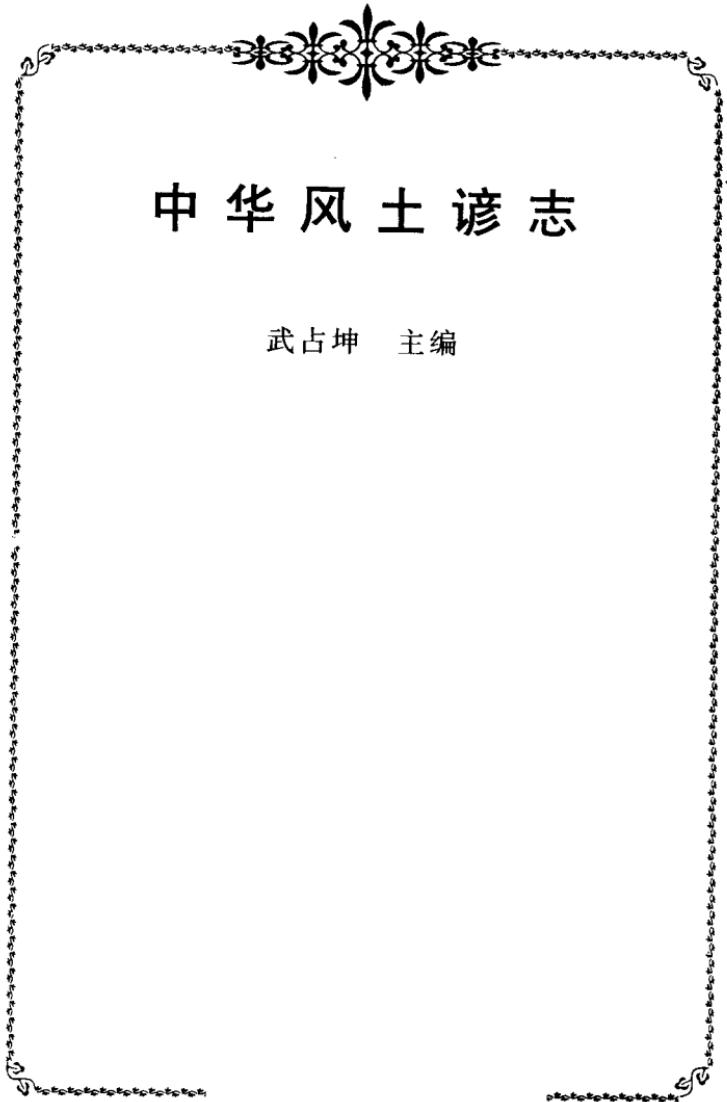
中華風土誌



武占坤 主編



中国经济出版社



中华风土谚志

武占坤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风土谚志/武占坤 主编.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7. 12

ISBN 7-5017-2146-7

I. 中… II. 武… III. 谚语—中国—汇编 IV. I27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3212 号

责任编辑 王振德 封面设计 褚黎丽

中华风土谚志

武占坤 主编

*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政编码:100037)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3209 工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32 40.25 印张 932 千字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99,001—3,500

ISBN 7-5017-2146-7/Z·317

定价: 7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委会名单

顾 问：朱介凡 马学良 贾瑞增
郑一民 马国凡 张新传

主 编：武占坤

副主编：张 戈 刘润生 张 莉

常务编委：郭伏良 晏文光 姚锡远 王占福 齐全祥
续红伟 宋天锁 王喜辰 武学舜 杨同用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敏达	丁慰南	马国凡	马叔骏	马 萌
马 辜	王占福	王伟臣	王春来	王振儒
王 勤	王陶宇	王喜辰	白侯榕	刘文义
刘润生	刘润发	刘福全	齐全祥	安 勇
杨同用	杨知文	李建辉	李维行	李耀曦
吴昌考	辛国恩	张 戈	张文郁	张传兴
张定亚	张 莉	张新传	陈功焕	武占坤
武学禹	武学舜	侯玉书	施立学	胡彦芝
姚锡远	秦宝林	耿建华	晏文光	顾 洁
徐荣强	郭伏良	陆阁丽	黄金钰	崔莫愁
崔铁成	续红伟	巢宗祺	陶明发	韩 昕
董绍宣	靳欣文	燕天友	濮齐恒	

撰稿人员：王 强 尤 亮 许涌泉 张 雁 张随军
陈国林 刘润方

(全部编委亦为撰稿人员)

出版说明

(一)本《中华风土谚志》是中华乡土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株新草，它所汇集的史志性风土谚语两千四百余条，分属五大类篇，十五章节，三十一细目，覆盖了中华乡土文化的多个方面。谚条的注文，是以散文的笔法，“情”“理”交融地对民族乡土事物、习俗风情，进行了铺赋和点染，因而它又是一部情趣性的乡土知识《小百科》和《小品文》。

(二)本《中华风土谚志》所收的谚条，原则上是以 1949 年前后尚在流传的为准。属于历史内容的风土谚，也以过时尚不甚久或尚为今人所知为限。新生的风土谚，只斟情收录个别条目。

(三)为求本书对乡土文化有较广的覆盖面，收录了少量的禁忌谚、预兆谚。从内容上看，这些谚条大都是不科学的，甚至是封建迷信的东西。这让革命者看来，难免有“自然主义”之嫌。但禁忌俗、预兆俗，的确又是民间习俗的历史存在，甚或今天尚有余风。像阿 Q 一样，以自己头上的“癞疮疤”相夸耀，固然“无赖”，但因此就忌“光”，忌“亮”，我个人也认为大可不必，所以，本书终于还是设了“预兆”“禁忌”两个小目，在指出这种习俗不科学的前提下，还是收录了一些禁忌谚、预兆谚，这不是鼓吹大家头上还去继续生癞长疤，只是估备一格而已。

(四)本书注文的文格，有时有“边叙边议”，“事”“情”杂出，“事”“理”联缀，在释义叙事的同时，往往涉笔议论或抒情。这要按一般工具书对语条释义的章法看，就大大有乖文格了。但本书不是“辞典”。这是本书的主编者，为求注文活泼些，而故做不拘一格策划的，如见笑于辞典学家，请唯主编者是问，不要怪罪撰稿人。

(五)本书谚条，入篇入章，定位、定序的原则，首先是按谚条内容的“义场”“义类”“义位”定篇、定章、定节。同节的谚条，有多数仍可进一步按语义归类者，再行进一步划分，但不再标目。最终定位、定序的原则，是按谚条所出的省市次序排列。省市的次序，是以《中国地图

出版说明

册》排列的次序为准。只有“年时节令”目例外，该目是按年节的时序定位、定序的。

(六)谚条内容多项，分属多个省份时，按首先出现的内容定位、定序，如属综合性内容，涉及多省者，则排列于该节之首。多项内容之间有主次之分者，按主要的内容定位、定序。

(七)同一个谚条，定位、定序有两可情况者，以社会的共识为准，只取其一。

(八)谚条间，注释内容出现交叉重复时，多以“参见”某某条的办法解决。

(九)同一个谚条，有几种性质不同的注解时，分别归属不同的类目，勿疑为重条。

(十)为便于查阅，本书后附《谚条音序索引》。

(十一)所有宋天锁、王春来两同志署名的条目均引自朱介凡著《中华谚语志》一书。

序《中华风土谚志》

海峡遥隔，未能读到《中华风土谚志》全稿。尽管如此，本书主编者、谋划者的高明见地，强力企图，周延策划，经之营之，出版界、学术界对该书的看重，寿堂已得知不少讯息了。好欣慰，好感激。

风土谚志的出版，正是现代中国谚学发展之水到渠成。它与整个国家历史进程、社会思潮、学术文化的大势所趋，息息相关。

谚语深具民族特性，乡土色彩，群众认知，还有诗情画意的感情拈连。往古原始社会，语言生活发展过程中，有一股劲遒强大的主流，时或潜沉水底，时或激荡扬波。这主流，便是语言的文字、词汇、短语和成句的谚语，千秋万世递嬗不绝，代代相接的集累。宋儒杨万里名论：“古者有亡书，无亡言。”且今，好些少数民族虽无文字，而仍一直有其谚语传承。

《尔雅》，或以为其中的字多已死亡，若《释畜》篇关乎马的部分，殊不知它还活在新疆蒙藏陕甘宁过游牧生活人们的现代语言中，情歌《花儿》及其谚语，例证在在。更有甚焉者，“十大民间文艺集成”竣工后，其数百巨册国家卷，并同数量以二三十倍计的地方卷（已先后各有刊本），所呈现的这种事例，必然尤见其多。

总之，十大文艺集成，产生了许多承接而来的新课题，有待学术界大力拓展。它必将使我们大字典、大辞典的内涵更加丰富。这可是毕生尽瘁于此的前辈王云五、黎锦熙、张其昀、孙楷第、杨家骆诸位先生在世之日，想也想不到的情况。

谚语传承，虽时移世易，而仍不易走失。这种情况的了知，前人但有朦胧体认，不及深入考察。先秦古典书册之看重谚语，可以孔子引南人有言，庄子鄙谚、野谚，孟子夏谚，左传周谚，以及许多典籍提说谚语而未明白指陈，如《论语·八佾》：“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是其例证。

不说近代民族学、民俗学、民间文学、俗文学、语言学、社会意识学、文化人类学的分析认证，古史也先有记载，前人早有所见。

《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冉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冉都县,其人被发左衽,言语多好譬类。”清·王先谦《集解》: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使为主,议论好譬喻物,谓之夷经。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

少数民族谚语的存在,《中国谚语集成》三十一卷巨册,每一卷里,皆有所序列。两千多年前,西南夷的耆老,正与先秦时代中原文化古谚“养老乞言”的往代政治体制如出一辙。《诗·大雅·生民之什·行苇》篇序:“行苇,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耆,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礼记·内则》篇:“既养老而后乞言”,乃是古今中外,尊邦国元老为资政也。

中国文化上,集谚而成专书,始自后汉崔寔《农家谚》,较《旧约》《箴言》、《诗篇》为迟。而早于崔寔两百年前的刘向,他在《说苑》的《丛谈》中,已著录谚语,只因与格言、经典警句混杂序列,致难显出谚书特色。晋·葛洪《抱朴子》指出,他见过《谚书》,惟后世失传。

唐宋下迄明清,谚语、恒言、常语、俗语、乡谈、方言(广义的谚语)以名书,记说谚语,则代有著录。

至以现代观点,论究谚语,调查、纂集谚语,实始于 1919 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际,略举起初十年,好些位前驱者启导之功。

郭绍虞 《谚语的研究》1921 年 2、3、4 月《小说月报》十二卷卷二、三、四期。

史襄哉 《从中国谚语看教育的原则和实施》约 1924 年,史氏东吴大学毕业,赴美国进修,博士论文,全以英文写成。引证出诸中文典籍,也涉及前此英美传教士关于中国谚语的论著。无中文译本。抗战初,南京陷落,其全稿与青年会所同毁。

傅振伦 《关于谚语、俏皮话之研究》1924 年 11 月、1925 年 4 月,北京大学《歌谣周刊》一卷六十八期、八十七期。

钱玄同、杜同力等 《关于谚语》(通信)1925 年 7 至 10 月,北京《国语周刊》6 至 19 期。

胡朴安 《俗语典》1922 年 9 月,上海广益书局。

陈和祥 《童谣大观》1922 年 9 月,上海世界书局。此书谣谚杂

陈。

陈君馥 《语体作文材料》1922年10月，上海广益书局。集古今谚语、中外格言编成。

孙锦标 《通俗常言疏证》1925年3月，江苏南通、翰墨林。

史襄哉 《中华谚海》1927年12月，上海中华书局。

常惠 《谚语选录》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歌谣小丛书”。

孙楷第 《宋元明清四朝谚语类辑》 1930年前稿存《中国大辞典》编纂处。1950年后，归社会科学院。几年前，孙氏函我，迄未出版。他随即逝去。

齐如山 《谚语录》1930前。1961年，齐氏故世。后两年，《齐如山全集》在台北出版。此书收入全集第七册。

郭绍虞 《元曲中引用谚语》 稿本未刊，1948年秋，寿堂赴上海同济大学晤郭氏，特谈此书。

陈铁恨 《谚语》 上海商务印书馆。

费洁心 《民间隐语》。

陈光垚 《歇后语选录》 北平启明堂。

陈光垚 《歇后语研讨》 上海商务印书馆隐语、歇后语，皆指俏皮话。

苏辛 《风暴时雨古人多托之神话试缕陈土俗相沿之谣谚而以学理推理论其原因》1913年10月，北京《地学杂志》三卷九、十期。

南北各地农谚，1924—1930年 南京金陵大学《农村新报》，逐期普查，纂集与释说。

“五四”以后，国人纂述，地方性谚语集，南北纷纷竞出。但举1930年以前者。顾颉刚《吴谚》、胡祖德《有其说无其行的苏谚》、《沪谚》、严芙孙《上海俗语大辞典》、伍稼青《武进谣谚集》、洪为法《江北谚语》、陈训正《甬谚名谓籀记》、陈屺怀《倪言》（倪，譬喻也）、叶镜铭《绍兴谚语》、湖南益阳第五师范《湘语汇编》、曹伯韩《长沙谚语》、王国栋《河北省谚语类辑》、庆博如、张次溪《北京俗语旁验偶记》、蔡省吾、张次溪《都门谚语》、严工上《说话流口辙》（北平口语练习法）、齐铁恨《北平俏皮话》、山东省民众教育馆《山东谚语集》、赵质宸《河南

谚语集》、姚雪垠《南阳语汇》、范啸天《粤谚》、张祖基《客家谚语格言韵编》、陈天夫《闽谚采鲭》，连横、吴愧、蔡煜、陈绍馨、苏维熊、李献璋、曹甲乙、廖汉臣关于台湾谚语的纂述与研究，唐枢《蜀籁》、刘安国《秦谚初稿》、李敷仁《干话本》（陕西俏皮话）、冯国瑞《天水乡谚考》、赵尺子《东北风土谚语》。

1931年后，这六十年的谚学发展，波澜壮阔，须得专文论之。于此，略述一二。

朱炳海取精用弘。1931年，他入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负责天气预告，主编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科学世界》月刊，辟“科学歌谚”栏，广征各地气象谚语，择取极精，予以科学诠释。经十年研究与实务体验，撰《中国天气俚谚汇解》。1952年，更名《天气谚语》。锲而不舍，逾半世纪，1987年，北京农业出版社刊其《气象谚语》，九万字，周延简扼，深入浅出，学理与实际，凝结如青海盐块之透亮。

由朱炳海的例，证实了自己1985年“寿堂梅花五愿”的第一愿：“谚语资料在各科学术的研究与印证。谚语资料丰富，可提供各科学术研究的课题，其十之五或十之九的资料，尽在谚语志中，只要另凭十之五或十之一属于自己专攻学科的论点与资证，即可各为本科专题的充分研究。”（《中华谚语志》、《寿堂谚语工作年表》）不论哲学、教育、医药、家庭、妇女、儿童保育、政治、经济、社会、兵学、以及自然科学、应用科学、语言、文学、艺术、史地哪一部门的课题。

欣念及此，我这个83岁的老汉，颠沛一生，今日独处斗室，写此序文，提说到纯学术的探求上，真是大有厚望焉！中央乐团的弦乐队的箫独奏，卡带播出《梅花三弄》，伴我清思。武占坤这一伙学人，为《中华风土谚志》下力十分，此书定必能鼓舞全世界的中国人，也让外国朋友在此中得以亲切的洞悉，古往今来，中国人的知性、感性、爱心、德性、理想究为何如了。

黎锦熙《方言谣谚志》。黎师认为方志的编修、普查，最能巨细无遗的获得语言学的活资料，因撰《方志今议》。所述修志体例与方法，颇有超乎史学家、方志学家之处。尝告我，这是越过了语文本行。抗战中，地方政府，莫不视征兵、征粮、支援前线军事为首要，独陕西城固

县长余正东，一秉士君子德性，倾心黎师所见，竟能为此非“当务之急”的工作，请黎师主持，集西北联合大学师生之力督修城固、洛川、同官等八县及黄龙山设志局志书，皆在 1945 年前，八年抗战最艰苦时期，以典雅线装的形式出版。内容质量，空前完美，其《方言谣谚志》尤为语言学、民俗学、方志学的瑰宝。于现代中国谚学，展现了新的篇章。黎师屡以初印散页篇章，写注不少眉批示我。前年秋，连同所有谚语书册、档案、资料，赠与了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典藏。

台湾社会十年集谚热潮，由于何凡、林海音伉俪的看重，1954 年，寿堂为台北《联合报》副刊写“谚话”专栏，激起台湾集谚热潮，持续三年之久。海音则认为有十年，恰是她主编“联副”时期。谚话者，取诗话体裁，谈说谚学。1985 年前后，寿堂在台湾大学研究图书馆阅览，始发现薛诚之教授 1936 年发表硕士论文《谚语研究》（极得胡适之先生看重），同时也有几则“谚话”（均见于这年五月燕京大学《文学年报》第五期），其旨趣与我相同。诚之未能接受我的怂恿，后来搁置了谚学，只在大学教书。前几年，逝于武汉。

附带的，一沾感慨，实在不能已于言也。

40 年来，于台湾各大学、研究所、各学会、机关、社团、乃至监狱，作谚学专题讲述屡矣，只因未在大学正式开课，竟少能引上接棒者。偶遇三两位，旋即交臂失之。

所欣慰者，文革后，内地南北谚学同道，无论著卓越，乐于从游。

尽瘁谚学 60 年，工作总结于《中华谚语志》（1989 年 8 月，台湾商务印书馆版）500 万字纂述，录谚五万余条，其四分之一部分，属风土谚，寿堂所以非常同意本书主编武占坤教授在“前言”中的论点。他这番恳挚情意，高明见地，教人十分倾服。

《中华风土谚志》的出版，使中国人，尤其是后世子孙，就跟我们的历史、文化、民族、社会、乡土，永远活生生连结在一起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朱介凡
一九九四元旦于台北

前　　言

风土谚，是我们先民多少代人的情思，是对神州风采的讴歌和炎黄风情的礼赞；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对乡土习俗、自然风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等事物现象认识的智慧概括。因而，它既是口碑载记的《民俗志》、《地理志》和《名物志》，又是谚语形式的《风·雅·颂》，是画龙点睛的“志书”，是有句无章的“诗篇”，是“情”、“智”的结晶，“风”、“志”一体的文化瑰宝。作为出自田夫野老之口的“国风”，它自无文人笔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慷慨豪情，更无“垓下之围”那样形象生动、情节细腻的内容，然而，它在民族文化体系中，却是泥土香浓、民族性显、传承性久、感染力强的血型性或基因性的文化细胞。

民族的乡土事物，五光十色，森罗万象。而能进入人们口碑，取得谚语形式的，却寥若晨星。因而，在乡土文化的天幕上，风土谚也正如启明星一样显得格外明亮。因为，它所概括的事物现象，对该民族来说，大都是接触久、根基深、风靡广、最能触情思、动心魄，被认为是真、善、美的东西，而且风土谚的形成，也比一般谚语更需要时空条件的孕育和历史机缘的撮合。我国的名山胜水，星罗棋布，但是，进入人们口碑，有风土谚说法的却是少数。例如，不是明代旅游家徐霞客把“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认识写进他的游记中，不是宋人李曾伯把他对桂林风景的观感“桂林山水甲天下”的评语有机会刻在《重修湘南楼记》的碑石上，作为黄山这座名山，桂林这一名景就不见得进入俗谚口碑或起码不见得是以这种说法进入口碑。故而，在任何一个民族的民谚里，风土谚都是稀有元素，在乡土文化宝库中，真如“凤毛麟角”般的珍贵了。

风土谚的地域封闭性较强，不加注释，很难成为全民的财富。如“人到扬州老，船到仪征小”、“清风雅雨建昌月”、“曲阳的鬼，赵州的水，赞皇有个武洛美”等等，这类风土谚，异地他乡的人们，很难从说

法上了解它们的含义。人到扬州为什么“老”?船到仪征为什么“小”?风、雨、月,对任何地方都是普遍的自然现象。“一轮明月照九州”么!为什么在建昌就成为风土现象了?这都需要很费一番文心进行注释的。

本书,即以风土谚为骨骼,以文心雕龙的铺赋笔墨为血肉。使封闭性的、口碑形式的风土谚,在画龙点睛的升华中取得人所易知、全民共享的文献形态,“口是风,笔是踪”么!从而锦上添花地展现中华风土谚这个稀有的乡土文化元素量的丰富和质的闪光。“量”是覆盖着中华古国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的历史时空风土文化之量,“光”是神州大地,江山如画,宝藏如金,地灵人杰,物华天宝之光;是炎黄子孙古典而又浪漫的生活情趣之光;是中华民族、山魂水魄,泥香土韵的精神气质之光,从而在民族文化的万里长城上添一座“烽火台”,一个“吹民族意识东风,烧爱国主义烈火”的灵台!在乡土文学的大观园中,建一处“稻香村”,一个“杏帘招客饮,桑榆燕子梁”的文化山村!打开这本书,足不出户,祖国的名山胜水奔来眼底,异地的习俗风情,争相入目,诚可谓笼天地于襟袖,览万象于须臾。开眼界、长知识、畅心神、冶情操,给人精神生活以巨大的享受。

本书,对于异国朋友来说,是了解我们中华的广角镜头。从这里他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江山多娇的风貌,从这里他们可以嗅到我们五千年文明生活史的馨香气息,从这里他们可以听到我们炎黄子孙的胸膛中,那颗勤劳、勇敢、热爱真理、追求善美、富于情思的伟大心脏的跳动声,在日常生活习俗好尚面前,所谱奏出的优美旋律和乐章,从而加深对我们民族美好的心态的认识和理解。

本书,对于流连异国的游子来说,是“子规”的催归,是乡土的呼唤,唤醒他们爱祖国,爱民族,爱乡土的良知和信念,激发他们“要饮还是家乡水,要看还是故乡美”、“水是家乡甜,月是故乡明”的乡恋之情,焕发他们“儿不嫌母丑,土不嫌国贫”、“宁恋本乡一抔土,不爱他邦万两金”“宁为国难披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的高尚情操,使异国寻梦的人们梦回,让数典忘祖的人们怀祖。

展读这本书,对于广大的海外侨胞来说,无疑会感受到母亲怀抱

的温馨和母亲乳汁的甘甜,从而加深他们“水源木本”之思,“落叶归根”之念,为他们的寻根探祖热传递乡音。

展读这书,可使后世子孙充分意识到他们生活的这块土地是寸土寸金得天独厚的地方,他们的列祖列宗,是如何地发挥聪明才智,创业维艰地为他们修下了气壮山河的万里长城,造下了巧夺天工的苏州园林、避暑山庄,留下了号称世界之最的殷鼎周钟、秦俑汉刻……使华夏列名四大文明古国而毫无愧色;为他们留下了一系列充满古典风情和祥瑞色调的年时节令,例如,新年的爆竹潮,元宵的花灯海,清明的踏青行,端午的龙舟赛,中秋的赏月俗,重九的登高风,除夕的交子饭,“人日”的长寿面,寒食的子推燕,腊八的七宝粥,等等。使人们日常生活的画卷气象万千,让人们平凡岁月的长河浪花朵朵,从而,显示我们华夏民族的文明教化的蕴藉风范,使子孙们不会为生为炎黄的后裔,来自黄土高原,育自黄河文明,生了一身黄色的皮肤等“四黄”的际遇而自卑。而是满怀豪情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自强不息地完成我们中华民族在今后的生存问题上,不断地“龙飞九五”的历史任务。

展读这书,对于那些当年曾为捍卫国家主权立下汗马功劳,现在却退出历史舞台的老年人来说,无疑是一阙“安魂曲”,安他们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魂的乐曲,捧读这个卷本,会唤起他们对自己当年“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戎马生活的缅怀。他们中间有人可能曾经是“转战华山”的抗日英雄,有人可能在长沙城保卫战中浴过血,桂林城中宿过营,当他们在此书中读到“华山自古一条路”“生成的桂州府,铁打的长沙城”的谚条时,“故国神游”之思,“忆往夕峥嵘岁月稠”之感,便会油然而生,这当是老年人安度晚年,最酣最醇的精神美酒。

读到这里,有的同志难免要提出异议:这本书不就是说山道水,说土俗道风情吗?哪里有这种社会价值。我们说,常言道:“万水千山总是情”么!说山道水的风土谚,就是道爱国之情,道乡恋之情,道民族生存环境得天独厚之情。说土俗的风土谚,就是道我们爱生活、爱历史、爱文化之情。山水之谚,习俗之志,寄托着我们民族慷慨的情

怀，执著的追求，美好的憧憬和吉祥的祝愿，君不见“蓬开先百草，戴了春不老”、“三春戴荠花，桃李羞繁华”、“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这类抒情诗般的习俗谚吗？它就是道我们民族“爱青春”“惜韶光”的情思和对“芳华永驻”的真挚祝愿的。君不见“天下黄河九道弯，宁夏一弯到潼关”“万山之祖属昆仑，五岳独尊有泰岱”这类名山胜水谚吗？它不正是我们民族精神气质的象征和我们民族历史道路的写照吗？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任凭世界风云的变幻，任凭历史上民族竞争激流的冲刷，我们这个民族不始终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象昆仑一样，“横空出世”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惯看春月秋风”吗？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我们民族的历史道路，尽管也象黄河一样，有过九曲十八弯的曲折，但是到头来，还不是“抽刀断水水更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狂风万里走东海”吗？

也许有人又说，今天是海洋文化领袖风骚的时代、中华风土谚是黄河文明的一角，泥模土样，土气十足，不应称道。我们说，不同民族的文化类型，都有它童年的黄金时代和老化的衰弱时期，黄河文明的童年时代，不仅使华夏列名四大文明古国，就是时至今日也仍有它：“宝刀不老”的作用。历史不能割断，“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即使是全新的事物，也离不开孕育它的“母体”，我们吸收外来的新技术、新思潮，就不要适应国情，就不要以我们民族艰苦质朴的泥土精神为支柱吗？有人说黄河文化泥沙太多，包袱太重。然而“金无足赤”“物无尽美”，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宗教上企求的“净土”所谓“玉宇无尘”，也只能是艺术语言的夸张，古人有言“细看斜日隙中尘，始觉天下无处不纷纷”，“无处不纷纷”，这才是真实的现实。黄河文明中有泥沙，难道海洋文化中就没有腥风酸雨和暗礁吗？吸收古今中外的文化，在任何时候，都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自不待言的。

我们编写这本风土谚，向我们祖国的壮丽山河顶礼，向我们祖先留下的良风美俗膜拜，就是要弘扬这里面蕴藏着、象征着属于我们民族自身传承下来的、基因性的、血型性的、最真、最善、最美的东西，发扬之、光大之，为我们中华民族这条东方巨龙，在经济上的腾飞铺云

布雨,为我们炎黄子孙这只火凤凰,在贫困之火中的“涅槃”而富强永生,呐喊助威,那些愚昧落后的“土”、固步自封的“土”、污泥浊水的“土”,阻挡我们历史前进的垃圾之“土”,当然要彻底抛弃。

词语的褒贬色彩,也随着时潮的涨落而涨落。在“阿Q”时代,“洋”字臭得不得了,因为“洋”字总和“假洋鬼子”“里通外国”这些革命对象联系在一起。改革开放了,“土”字,又大犯忌讳,“土老冒”,成了最风行的贬词。风土谚沾了“土”字边,难免不被误解。其实“土”在本义上,国土的土、乡土的土、土地的土,是个极其伟大的字眼,常言道“万物土中生,一切归于土”,试看大千世界的森罗万象,红尘人寰的花花绿绿,哪一样不以土为根基呢?人的一生都在吃土、穿土、住土,古代人的最后安息还要“终需一个土馒头”,把一切归还给土。真正的造物主是“土”而不是“神”。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女娲氏”不就是用泥土造人吗?《旧约·创世纪》上说上帝耶和华造亚当,不是也用的地上的尘土吗?“土”的本义意味着根基、载育、生长、创造、纯正质朴、民族的、大众的。风土谚的土,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土。因而,本书充满了泥土的芳香、泥土的风情、泥土的精神、泥土的气质,而且是“黄土高原”的粗犷、豪放、慷慨、坚韧善于凝结的黄土气质。

本书编写的宗旨,就在于寄情风土谚以展现我们神州大地的紫陌红尘为目的,以弘扬民族的山魂水魄为题旨。集中华风土谚的精华,驰骋注释文字的笔墨,把本书集注成一卷激发人们爱国情思的《神州颂》,集注成一支召唤人民民族童心的《摇篮曲》,集释成一首歌颂乡土风情的《抒情诗》,集汇成一曲振奋民族精神的《大风歌》。

风土谚出自乡土文化的深层,它的语言形式,虽无出自艺术宝宫的古典诗词那样婀娜多彩,但它的质朴、凝炼、遒劲的神韵,却是文人的笔墨所难以企及的。例如“万山之祖属昆仑”“自古黄河不夜渡”、“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湖广熟,天下足”之类的风土谚,它们每句的字数虽然多不过十言,但是昆仑之“雄”,黄河之“险”、洞庭之“大”、岳阳之“胜”、苏杭之“美”、湖广之“饶”,却力透纸背地表现出来了。这种一字千钧的遒劲之力,在群芳谱中,恐怕只有梅花的铁干虬枝的风格能与之媲美,古人有诗咏梅花说“朔风

吹倒人，古木硬为铁，一花天下春，万里江山雪。”愿这本书的出版能给风土谚的研究带来“一花天下春”的局面，为广大读者带来“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的感觉。

主编 武占坤

1992年3月18日于河北大学南苑